

珊瑚舌雕談初筆

余甫里人也今年犬馬之齒五十有八大抵生平自幼至老得居甫里者不過十五六年耳十二歲從先君子讀書吳村一住五載一切學問悉基於此十七歲先君子授徒於家乃返於時及門頗盛許君壬瓠亦負笈來游余與壬瓠爲同歲生商榷文字交尤莫逆顧未及一年以母病去十九歲余館錦溪二十歲先君子客海上余旋里門二十二歲先君子見背遂往滬瀆明歲移家焉自此爲東西南北之人矣飢驅罕暇終歲不得一歸歸必過從揮塵縱譚往往月斜

序

遷叟手校本

不去三十歲以足疾息影遷廬記相倡和得以排悶
遣愁庚辛之間滄澥橫流江浙淪陷壬瓠以避寇來
此謀卜一廬惟是全家勢不能俱徙既戀田園復警
風鶴不得已倉皇千里入虎口壬瓠一病幾殆余亦
以道梗兵阻畱滯里中三閱月同治紀元夏四月還
滬閏八月中旬航海至粵東遂寄跡焉去家彌遠益
與故人隔絕與壬瓠不通音問者殆十餘年丁卯冬
余年四十乃作泰西汗漫之游羈栖英土載厯寒暑
庚午還粵已所以至扶桑取道歇浦遂抵金閶壬午

自粵歸吳倚櫂闔閭城旁繫纜天隨祠畔重登椒華
堂與王瓠相見嗚呼此別蓋苒苒二十有一年矣王
瓠鬚髮已蒼白喆嗣蓮士苟士皆讀書有成蜚聲庠
序閒酒酣耳熱輒談昔日滄桑事不禁唾壺擊碎淚
爲之潏潏下王瓠出示其所作詩文雜說等身著述
皆得自離亂之餘遠別以後王瓠於是乎傳矣雜說
中有珊瑚舌雕談初集八卷皆紀平日之見聞述邇
年之閱歷足以佐談屑滌襟塵藉下濁酒數斗淞南
閒錄硯北叢鈔當無多讓卷中有及鄙人者獎譽溢

分殊不敢當擬事刀削屢請不獲然亦足以見我兩
人心隔萬里而相思面睽廿年而不改情深誼重希
古鑠今爲可感己今年先立夏一日余至甫里重上
先人邱壟下榻於看山讀書樓中翦鐙語舊論茗論
文重續三十前景況致足樂也因命鈔胥者寫副
本五日而畢攜申浦以浯字板排印旣蒞事書其緣
起如此非以序是書也蓋以序我兩人交契之深志
其實也光緒十有一年歲次乙酉夏五月十有六日
吳郡王韜識於淞隱廬

小劫曾經月身未壞一支乍悟火宅將離奈濁塵百
丈業海千尋勞逸窮通吉凶貴賤歡虞交戰醉夢同
蒙安得乳旁拔孔夜室生光掌底涂脂海陬徹照邪
欲挽沈迷何從解脫幸存吾舌色若珊瑚猶可清談
理容雕纂偶臚近見或撫舊聞卽如太歲小人不異
塘牛茶首事豈荒唐言非杜撰開詮詩旨匡鼎迴殊
莫發禪機梵鍾醺類螢窗積累初筆先編蠶箔紛披
他年遑問祇具眾生說法敢云我亦憚煩哉光緒九
年癸未秋分大餘三小餘三千三百三十三長洲許

起識於翦萊草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一目錄

國朝曠典

三閉

桺下吟

漁隱

罌銀變相

白血白氣

蠟

鞭太歲

鬼枕

過癩

沈四山人軼事

非時花

狨

偶然

公佛母佛

雌雞化雄

雕談初筆卷一目錄

遯叟手校本

詞貴好色不淫

五蟲

蟲言

辟濤箋

竈鍋飛墜

殭蠶

髻

辟尼

道州藕

種痘

鬼區三種

社盟

八股

先生饌

遇仙公死節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一

長洲 許起

王鑑著

甯里 王韜 仲弢 栞

國朝曠典

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十一月初一日奉

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欽此戶部議酌給俸廩併柴炭銀兩誠曠典也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薦舉人員齊集

雕談初筆卷一

遊叟手校本

太和門魚貫而入 上御太和殿鴻臚唱三跪九叩
首禮畢 命赴體仁閣下大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
璇璣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
散訖 命就坐撤護軍俾吟詠自適已刻鴻臚引出
跪聽 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
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體仁閣
賜宴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
二簋皆大盃高攢 賜茶二通時果四色後用饅首
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各一大盂又 賜茶

訖叩頭謝恩復就試陪宴者大學士掌院學士滿漢
各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
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 命給燭至漏二下
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 御覽讀卷者相
國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藹 欽取一等
二十人彭孫遹倪燦張烈汪霽喬萊王頊齡李因篤
秦松齡周清源陳維崧徐嘉炎陸柔馮勗錢中諧汪
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三十人李來
泰潘耒沈珩施閏章米萬雯黃與堅李鎧徐鉉沈筠

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
吳元龍龐塏毛奇齡錢金奏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
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燮邵吳遠嚴繩孫惟徐鉉
字虹亭吳江人監生先是虹亭有大家詩選合肥尙
書龔芝麓與焉芝麓在當時聲望最重兩人未相識
也芝麓見其所選大喜以爲平生知己戊午虹亭入
都謁芝麓并道欲應試事芝麓力任保舉至是冬芝
麓病劇乃託大司農梁清標曰有才如徐生而可使
之不遇乎明年清標以虹亭名上於 朝應試 上

各有所問至虹亭 上問黨人碑虹亭自第一人數
至數十人 天顏大悅遂入翰林蓋虹亭本博覽而
黨人碑又平日所習臨者又嚴繩孫僅作一詩亦入
翰林 授內閣中書舍人者七人王方穀朱鍾仁申
維翰王嗣槐鄧漢儀王昊維孫枝蔚枝蔚字豹人陝
西三原人世爲大賈甲申後折節讀書遂以詩名世
年六十與李天生竝舉時奔競執政之門者京師語
曰萬方玉食朝東海一點丹忱向北辰豹人恥求罷
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詔示諸布衣處士

有文學素著老不任執事者 授京銜以寵其行及

格者七人豹人與焉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 予中

書舍人吏部集驗於庭見其鬚眉皓白曰君老矣豹

人正色曰未也吾年四十卽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

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爲老何

也部臣愕然卒以老官之著有慨堂集未與試 授

內閣中書舍人者二人傅山杜越山字青主山西陽

曲縣人明諸生與孫傳庭同學是時當事迫之應舉

勉強就道 廷試有日稱疾不與試例不授官 上

雅重青主 命賜秩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 予內

閣中書舍人以歸著作甚富善丹青工隸楷趙秋谷
推爲當代第一尤精岐黃之術有女科秘訣時人稱
爲仙醫布衣以病辭者三人李中孚應撝謙魏禧丁
憂未與試者六人曹溶汪懋麟黃虞稷陸隴其彭桂
惠周惕如徐嚴傳幾人視乾隆丙辰開博學宏詞科
有嘉興張庚僅贍詩二句未贍完日已暮被逐吳江
迨雲龍早完卷因足癢脫鞢欲搔侍臣以爲失儀亦
被逐前後相較奚翅霄淵哉人之遇合洵有數也況

其生不逢辰者空懷瑾瑜至老死於牖下不知凡幾亦可慨已

三閉

宋末禮部尙書謝昌元以三閉自持一曰閉門非好人
不見二曰閉口非好言不談三曰閉眼非好書不
觀案昌元晚年不肯仕元爲宋遺老焉噫近世士夫
亦有三閉一曰閉門非佞人不見二曰閉口非戲謔
不談三曰閉眼非美色不觀在在皆然吾吳尤甚

柳下吟

余髫年時潘驤雲明經廷與常過茅齋與先府君譚
詩言及里中有葉來獻者鍛工也頗風雅善吟事有
柳下吟一編惜身後散佚僅有二三聯傳誦者如與
友卜鄰云東西茅屋俱南向長短漁竿竝曲流冬夜
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衾添暖舊棉花閒居云籬疏
任竊園中荀屋漏先遮架上書於時里人周易安編
甫里逸詩未經采入良可惜也

漁隱

嘉慶壬戌癸亥年間西湖錢王祠側有一業漁者姓

阮不知其名舉止殊恆一妻相敬如賓手不釋卷頗
喜吟詠其時仁和宋小茗廣文寓居鄰近一日至其
室見案上有詩一紙云放浪西湖二十年飢來喫飯
倦來眠今朝檢點傳家物只有蓑衣最值錢垂老難
將結習除入城向友借殘書到家妻道晨餐缺淡月
疏煙夜打魚宋欲索其稿一觀與之訂交而明日已
遠颺矣道光己酉年五六月閒江水滔天田疇淹沒
一日有老漁延余至其舟中眎其妻病艙中行李蕭
然僅殘書數束隨手翻閱皆唐宋人詩余曰翁解吟

咏乎漁曰飄泊江湖年已垂老矣惟清風明月受用
一生偶爾成句聊以代言詩則吾不知也越旬日漁
挈生鯉一尾來饋適余出門不值漁卽索紙揮翰而
去余返視乃七絕一首云老漁一語贈先生事有多
情寓不情三十六鱗無大故只因貪餌受人烹讀之
始知漁乃深於世故而亦隱於漁者僅知其劉姓名
未詳後亦不知所終想世之急功名求富貴者視此
阮劉兩漁可同日語哉夫兩漁雖似失之果而不辱
不殆常葆天真優游自在樂何如之要之塵俗中不

少此輩安得青眼人一一物色之哉

罌銀變相

里有某姓米行往來商賈甚廣一日有涖客臨行寄存兩瓦罌罌口裁紙封固期秋閒親自來取逾期不至行主素多疑歲將終取出啟封以窺所藏乃如溶解石灰滿注罌中以箸攪之至底無一物遂呼行夥四五輩同觀咸駭異行主仍將原紙封固安置如初明春客忽素服至知爲母久病身故故遲至今數日後向行主索兩罌既啟訪問曰何顛倒乃爾有人開

視否行主詢客罌中何物曰銀耳下置碎屑面鋪數
錠今碎銀翻在面上用稱權之重如故主夥俱曰我
癢曩實開看見如石灰漿竝無半點銀屑僅開一罌
今請客開彼罌眾視果有數錠置面上傾出不皆碎
銀時道光二十年事也有門下客親經目擊知此事
者咸驚爲異而終莫解余曰金爲五行之首形雖呆
板而性極尖利實至靈之物也試想天下事有萬不
能爲者而竟得爲之非此則不能矣安知非當日罌
中物逆探行中人有覬覦之私獻此幻態以警戒其

將來心術耶抑得失有數湔客命中不應損此兩瞿耶

白血白氣

人血皆赤赤火色其性躁怒心之所出也聞昔耿逆反時閩武定相公督府有一弁犯法殺之血白奇矣咸豐庚申有長洲諸生嚴穀生承口遇粵寇被戕頸中無血惟白氣衝天而去此乃奇之又奇也余兵災詩中紀之後讀元史見董搏霄駐南皮被賊兵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然則自古有之矣

蠮

咸豐庚申歲髮逆猖獗所過焚掠殆盡惟滬城一隅
尙可栖遲是冬余從滬至松江鄉探親經一村忽見
數百村人叢集一處驚爲賊警命舟子登岸探聽回
曰因一樵者於墳中得一怪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
若猿非猿余卽登岸往觀見鄉人以刀斫之不死余
曰若輩欲殺之何難試以柏東南枝捶其首此物應
卽斃鄉人如法不數捶而瞑目矣旁有一老翁揖余
而問曰究屬何物願先生明以教我余曰此卽李石

續博物志所載蠅是也

鞭太歲

嘗聞徐用錫太史未遇時偶如廁見大肉塊徧肉有
眼知爲太歲因憶書載鞭太歲者轉旣爲福遂擊百
餘下每擊一眼則徧肉之眼愈加閃爍是歲領鄉薦
已丑連捷成進士官至侍講道光癸卯廿三年春夏
間吾里方蔚卿錫恩道暑於別館一夕亦在廁旁見
一物大僅如掌有十餘眼眼眼放光一時徒手無物
可擊卽以髮辮梢僂而鞭之甫七八下卽滅是科亦

登賢書案太歲主朝廷事所臨之方忌巡省出師營
造開築宜靜而不宜動今則現形被人所見不及隱
避而反示人以動人能擊之自知責之以動而必禍
之否則旣不旋蹤矣此說聞諸海甯李壬叔善蘭助
教究不知然否

鬼枕

同治丁卯暮春之初金閶門外有一士子夜泊水閣
下聞女子哭聲曉起覓眎岸上灰燼中拾一小枕歸
而枕之輒見一美人姿首絕世顰蹙欲泣手持繡帕

雕談初筆卷二

九

遯叟手校本

作掩口拭涕狀轉輾思之遂爲所蠱形神消鑠奄忽
半載而卒其兄憤甚剖其枕得一繡帕上刺蛺蝶二
并海棠一枝隙處有詩一絕云相思無益莫相思月
夕花晨強自支蝴蝶不知人意苦雙雙飛上海棠枝
當時人皆莫知其故余忽憶避寇於浦東筠谿鎮有
人家以勞瘵致死後回煞時竟將死者平日所卧牀
簣衾枕排設郊外盡行焚之想此女子必有所感而
成疾死者此枕亦必女子寄情之物故雖祝融氏亦
當退避三舍殆欲畱與士子作合了此生死孽緣歟

過癩

道光中年廣東林仰山觀光貳尹來莅斯土時有范
上舍以事相見叩以廣東有過癩之說確否林力言
無之斥爲荒誕當時人謂范盍將吳青壇嶺南雜記
鑿鑿可據者以證之案記云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爲
設立麻瘋院在鳳凰山上聚麻瘋者其中給以日糧
有麻瘋頭治之其名亞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
有吉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罵詈必
先賂亞胡求片紙粘門瘋人卽不敢肆院中有井名

鳳皇井甘冽能愈疾瘋者飲之卽能不發肌月如常
若出院不飲此井卽仍發矣入院游者瘋頭特設淨
舍淨器以歛之其中男女長成自爲婚匹生育如恆
人瘋女飲此井水而姿色倍加光麗設有登徒犯之
次日其女宿疾爽然若失翩然出院卽俗所謂過癩
也登徒子侵染其毒不數日鬚眉脫落肢節潰爛而
死然則林公當時何必諱言抑亦不自知耶余則曰
林范兩失之范於官長毫無避忌而林當婉諷其不
恭庶幾自慚鄙俗焉後見說郛載過癩云癩蟲自男

女精液中出故此脫彼染甚易若男欲除蟲用荷葉
裹陽納女陰中既輸洩卽抽出葉精與蟲悉在其中
卽棄之精既不入女陰宮中女亦無害也若女欲除
蟲則未詳想林貳尹范上舍於此種書或皆未之見
邪

沈四山人軼事

沈秋卿學謹行四楓莊邨詩人也潘功甫舍人遵沂
見其詩善之遂訂爲莫逆交道光丁未以貧死歿後
舍人哀其稿以唐代有沈四山人因借此名名其集

洪髯顛刊之行世近爲潘伯寅宗伯祖蔭刊入滂喜齋叢書中當時楓莊鄰村有一豪家頗惡山人詩中諷刺欲魚肉之有澤田十畝在楓莊鳴官出召佃籤強押山人爲佃山人本屬奇窮畏豪之勢雇傭代耕是秋遭風雨傷禾入冬所收莫償厥費於是以逋租稅拘山人送巡廳從嚴追比廳見山人訥曰汝卽耕田者乎山人卽訴以素日安貧守分惟事吟詠爲豪所逼勒耳廳雖貲郎頗好文字喜韻語不待語畢輒問有近作否山人曰近日追租敗興隻字未成事前

有貧況一律廳卽命坐給筆札錄出詩云遮窮諱苦
亦徒然欲訴還休更可憐昨夜舉家聊啜粥今朝過
午未炊煙強顏且去賒升米默計都無值一錢誰信
先生誰不信禦寒無被已三年廳讀畢擊節歎賞立
邀入內分賓主坐欸畱酒飯贈以絮被曰聊以禦寒
藉證深信先生之窘況耳豪家卒無如山人何噫邇
來風塵末吏有如此廳者幾希矣

非時花

花開非時咸謂休咎攸關而有時亦未必然已卯歲

余外戚家重陽後忽益蕙盛開先是七夕前主人已
賦悼亡此則固屬咎徵因不及發於事前而又不能
泯於事後吾里楊薪圃明經引傳老名士也屢試不
售是秋爲友力勸之去試罷歸來庭中玉梅忽著花
數十朶友朋親串無論賢愚輩咸以爲今科必獲雋
矣揭曉名仍落孫山外此則無徵矣余謂草木何知
殆有鬼神埒之作此幻態巧以揶揄耳

狨

嶺南舊友言其地產狨形似猿猴而大毛深厚如披

金綫以猿猴爲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猿乃
一一手披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戴其
頂此猴跪捧不敢動餘散去戴石之猴隨猿至水次
入水洗濯又自拔毛務淨卧而聽食物之相制如此
哀哉憶昔陳友孝有猿賦形容頗肖近見門人詠物
詩中有詠猿五古中有句云猿猴既同類猿殘或無
忌盡學僅分肥大僚與墨吏余謂作者何深疾爲官
之弊邪

偶然

橋李有一士子姓朱名然小試屢不利後入成均忽登鄉薦澆薄者大書其門云偶然中式是朱然朱見之竝弗削云既而又成進士朱遂續其後云難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偶然秀水于辛伯茂才源與余晤於滬城四美軒茗寮言之作談柄

公佛母佛

固始吳蓮嶼孝廉香洲言其懷慶府城闔有高臺寺方丈供有銅佛三座作交媾狀僧云歡喜佛係元季

大內送入寺中供奉案毛西河詩話載名轉藏法輪
佛俗名公佛母佛殊可駭笑夫人之誓戒齋修者萬
難成佛若佛可成其樂何如必當與入道有異豈以
交媾爲歡喜哉無論男女不分貴賤如果清心寡慾
亦未必以此爲歡喜事況佛經云橫陳如嚼蠟也哉
且羞惡之心人所同具豈可公然鑄爲形像此必妖
僧作以誨淫者毋怪昌黎斥之爲異端也

雌雞化雄

康熙三十三年二月繁昌吳士明家畜一母雞生卵

已久忽化爲雄冠漸紅而羽漸長縣令盧化聞而取
觀其家竟無恙見曠園雜誌咸豐七八年閒余目擊
里中曹懺梅上舍家有一絲毛母雞已畜十餘年漸
化爲雄冠高尾長一如公雞惟鳴聲稍覺低啞而卵
則按時仍生不三載赭寇至矣屋燬人亡雞亦不知
所之余以爲凡屬災祥攸關時運旺時雖見妖孽亦
能剋制衰則立應其兆無不悉驗

詞貴好色不淫

詞如桃杏之姿筆不著紙冷然風飛有時有一種語

雖極倩妙而不可入詩不可入而不忍棄之則有倚
聲在故謂之詩餘也如金釵欲醉座添香如酒入香
腮紅一抹如照水有情聊整髻倚闌無緒更兜鞋等
句雖極豔麗細思之皆綺羅香澤中本色情態不過
偶然道破曾何傷於昌黎六一真可謂好色不淫者
也若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月挂柳梢頭人約黃
昏後則淫而蕩矣寶山蔣劍人茂才敦復長於此調
亦以此說爲不謬

五蟲

吾吳有諺謂人之惡橫者曰無毛大蟲以其似虎而無毛也不知天地閒靈動活物無一非蟲管子謂之五蟲案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雖聖人亦猶是蟲不過就蟲之中至精者也若小人者尙在倮蟲之末彼無毛大蟲之稱亦嚴矣

蟲言

甫里清風亭詩社諸同人曾作禽言而無蟲言近見海昌張教授荔園有蟲言五首形容逼肖語都入情

故摘錄之其一云類我類我教子負荷日夜不絕聲
螟蛉化果羸幾家養子肖乃翁可憐舌敝還耳聾不
成一事媿此蟲其二云遮了遮了長鳴樹杪齊女葬
吳門魂歸訴懊惱我所思今天一方暮雲遮斷遙相
望安得飛去如蝸蟾某三云唧唧唧唧秋宵促織辛
苦勸女紅嬾婦增歎息縱使嬾婦勸爲勤織得一疋
難醫貧君看幾箇有完裙其四云閣閣閣閣若斷若
續有時出井底上座能教讀教之不從怒且跳蛙兮
蛙兮尙古道近日先生皆好好其五云營營營營蒼

蠅之聲緣頭擡面微利是爭蜂鑽紙兮何時破蠶作繭兮徒自裹不知世界如此大

辭濤箋

辭濤箋名傳千古在成都府有辭濤井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泛溢郡人攜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無顏色矣用以奉貢歲止獻六張餘爲蜀府所畱里中楊星衢薪圃昆季游蜀歸來余曾詢之答云此或前代有之今則未聞後於海上復詢四明張咏蓼

老廉云確鑿有其事張年少時在鄧嶰筠制軍幕曾
經其地小憩於井旁婉箋亭卽每歲製牋所也然余
終疑校書之文采風流本傳千古何必借此井瀾之
一勺始見其春容豔態於歲歲耶

竈鍋飛墜

郡中醫士王心源於道光乙未十五年元旦家人炒
餽竈上甫傾入鍋鍋忽飛騰躍至屋梁墜下及地而
碎王駭甚至元妙觀問卜卜者云令郎讀書否曰諸
生曰今科必中且聯捷惟墜地而碎終非吉徵王不

敢信至秋其子希旦果領鄉薦來年又捷春闈得榜
下知縣分發湖南始署湘陰旋於湘鄉任病卒六年
閒忽榮忽瘁能無見兆於事先乎惟卜者決斷頗神
惜當時未究其解之所以然也

殭蠶

咸豐末年民家多以髮逆之亂流離莫定小兒未經
種痘同治紀元四五月閒天花盛行轉染四方雖延
醫服藥而死者甚眾一日余以事至南匯城外忽值
陣雨泊舟甫定雷電大作霹靂屢下似甚逼近俄而

天朗氣清見岸上人蜂擁趨前詢知爲觀雷殛之人
余因舍舟登岸問觀者何故膺天之怒始知此人向
作藥賈於時湖州失守蠶事盡廢痘瘡不能透發須
倩殭蠶之力時肆中此味極缺賈以麪粉和水捏填
於木板印空作殭蠶形或長或短或全或斷或蠶或
細或直或彎無狀不備曬乾炒焦裝箱出售四方爭
購賺銀幾百兩而患痘者被殤已不知凡幾是日雷
火焚去衣髮口尙能言跪於道中親口備述云云言
畢又一震而斃觀者如堵咸以爲其尸酷似殭蠶焦

且曲焉

髻

貴妃以假髻爲飾命名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爲
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爲拋家髻案祿山
義子也而囚與拋家亦皆應識不爽邇來吳下婦女
髻上飾以綫絡宛如魚入網中恐應吳諺云頭鑽絡
網言其走頭無路也殊非佳兆當道急宜禁止

辟尼

劉藥村大槐海峯先生之弟也館於某太傅第課子

弟甚嚴性惡尼每於市衢間遇之必歸蒙以紅綾被
卧竟日以爲厭勝吾吳有一搢紳先生於道見尼輒
作唾於路旁歸則命僕買菜餛首餵之於豕二公均
可噓也

道州藕

何子貞先生紹基於席閒稱說其道州藕嚼之作蓮
花香氣味異常余謂當必猶是周茂叔之遺種也子
翁深以爲然

種痘

顧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證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識而今人識之耶案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人身五臟經絡係於背骨肺第三椎心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卽命門也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卽發徐厯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毒重者卽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今之種痘一法不知始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爲苗吹入

鼻孔爲肺之竅又督脈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便可無虞近有西法牛痘不發寒熱不必避風則其法可稱善之又善者也第須連種一二年或毒重者經過三四五次庶幾不再出否則恐或仍犯天花耳

鬼區三種

天下之至不可窮詰者莫如鬼然斷以常理徵之故

實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子產所云人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靈爽至於神明若匹夫匹婦含冤負屈而強死者或憑物以現影響作光怪如伯有爲厲彭生豕立之類亦時有之特如繞梁之餘音返照之餘光不久漸滅不能長畱安得竟謂之無鬼哉是知長存不沒者聖賢之鬼也暫現漸滅者變異之鬼也時有時無不可據以爲常者人心之鬼也世俗紛紛之說俱可廢矣左傳一書羽翼聖經而昌黎謂其浮夸非以言多鬼物荒唐誣妄而不可信歟

社盟

明季士大夫相集詩文會課各立名號曰某社某社至崇禎時有幾社復社陸文升奏揭張溥等復社一事以致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此風沿至我朝順治年間江淞猶然書刺往還曰社曰盟近奉嚴禁社盟二字不見於書刺矣

八股

國家以八股文章取士自明迄今未變其制惟康熙三年改用策論八年以後仍舊焉

先生饌

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魯作餽
云食餘也或疑先生不宜食人之餽許周生云曲禮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人之餘曰餽
餽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正義云
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
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
先生亦有食子弟餽之時鄭注未容輕議耳

遇仙公死節

余九世祖諱暉字仲暉明諸生也世居吳門當崇禎
末紀寇亂鴟張遂買舟爲浮宅與九世祖妣朱孺人
并攜八世祖時八世祖尙在襁褓有義僕夫婦兩人
素習操舟相隨避難於吳淞之南北村落聞一日寄
泊甫里糴得脫粟米數升煮粥合舟其啜方啜畢舟
中人俱覺腹中發熱作痛異常正在危迫際有一老
嫗挈筐走向舟邊來乞食舟上人曰非不與汝奈我
等爲啜此粥腹皆病急耳老嫗曰汝等或因中毒所
致盍入市以三文錢易甘草煮湯飲之可解也言訖

雕談初筆卷一

三

遼東王以巖
遊叟手校本

不見舉舟駭異僕遂忍痛登岸買甘草一包卽將鍋中殘粥傾出洗淨後煮甘草湯各服幾盞痛皆得釋遇仙公將殘粥審眎粥中有石一塊粉紅色如胡桃大入水洗之疑是紅砒僕卽袖至藥肆辨之果然大抵當時人家遇寇覓死之具往往預備偶爾遺於栗中耳時

大清定鼎薙髮令下遇仙公慨然死之朱祖妣亦死之僕又死之僕婦見兩主人一夫俱死自思若再死深恐小主人難以延存一脈耳遂購櫬殮葬後八世

祖遂家甫里焉夫中毒得遇仙姬而解至殉節時僅
越旬日閒同一死也其輕重可勝言哉蓋士之死爲
國妻之死爲夫僕之死爲主忠義節烈之氣皆可與
日月爭光或謂事之成與否恐亦人難自主然心旣
有主天必成之視我祖與我僕能不爽然哉僕名得
順其夫婦我家世祀之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一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二目錄

聖祚邁古

姦色

龍爪

不男不女

繡鞋詩

祈嗣神效方

雅量

仙移舫

嗜食

數學藏金

燒幻

柔些

眼窠骨

二老歌

四老詩

宣德鑪

風蘭

鏡聽

名利輕重

黑心花

題趙子昂畫詩

鼻衄方

木龍

清和月

舍利子

考僧

小畫眉

佳麗井

參虹

生壙詩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二

長洲 許 起 壬瓠 著

甫里 王 韜 无晦 栞

聖祚邁古

歷代帝王御宇五十年者史不多見神農之後帝臨
魁在位八十年帝承六十年榆罔五十五年少昊金
天氏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高辛氏七十年堯七
十二年舜五十年夏后氏之帝不降在位五十九年
而內禪又十三歲而崩桀有國凡五十三載殷中宗

太戊七十五年高宗武丁五十九年周昭王平王五十年穆王五十五年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穆五十六年漢武帝五十四年至我朝 聖祖六十

一年 高宗六十年聖祚之恆爲太戊以後所未有如偏隅割據享國屆五十年者惟夏主李乾順五十三年諡崇宗李仁孝五十四年諡仁宗外藩惟高麗長壽王漣立七十九年若日本所傳酋長享有至百年者殊不足信也

姦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閒色也閒字向作去聲然禮注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卽閒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閒字當以平聲閒姦二字古本通用

龍爪

咸豐十年四月上旬忽一日午後雷霆大作風雨交加勢極可怖俄得霽焉聞里之西隅金氏庭木摧折屋宇幾傾金余之舊戚也素知有一室頗屬幽靜庭中花木位置得宜有羅漢松一株構此室前購地時

已有之喬木也是日爲風所摧離地二尺許如刀斬
鋸截然俟雨後命工收拾見樹巔有一爪僅三四寸
許灰白色質柔嫩而濡形似銀魚蝦肉之類蠕蠕而
動腥臭異常室主人取置碗中余當日往觀得見咸
謂之龍爪焉余謂如果螭龍之屬何其眇小苟非龍
屬而其力何能摧此大木至脫下一爪於樹則更令
人難解也

不男不女

世有不男五種曰生曰慳曰妒曰髮曰半不女五種

曰螺曰筋曰鼓曰角曰線出佛書然又有是男而不能生子是女而不能受孕者且男則居然顯官或名士或擅書畫者女則命婦或善操家政事理極爲明晰者此皆豈非世所謂雞精石女者乎曩與顧滌庵師明經惺原名錦論及之余以爲乾男坤女適得造化之偏殆卽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以致腎藏不固血海未成歟師曰是皆情理可解子於陳編豈未見乎男有孕而生子女無夫而亦育更將何以解之

繡鞋詩

詠物詩本不易作而尤難於閨閣中物卽能工切而未必佳究以入情爲最如徐秉衡平詠繡鞋詩云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溼蒼苔露曬向窗前趁晚晴亦可謂與題相稱矣前年清風亭詩社諸同人亦曾戲作是題不下數十首或失輕佻或嫌板滯惟沈慎卿副貢紹烈一首尙屬蘊藉似可與舊作相頡頏矣并錄其詩云式樣新成菱角偏弓弓軋軋惹人憐拖來六幅湘波

底夢斷三更巫峽顛掌上低飛登衽席牆頭高舉蹴
鞦韆一雙卸下看何似貼地牀前兩瓣蓮

祈嗣神效方

昔有滇南一士無子其祀呂仙甚虔一日有道人造
門囑於卧牀後柱上寫三更露結桃花實二月春生
燕子窠十四字書時默誦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四語誦七遍勿令人知士子遵行果舉
一雛焉邵陽魏槃仲貳尹彥於赭寇時捧檄至上海
主洋行洋商某閩人無子魏將此法授之一日槃仲

過我云居停千金購妾被妒大婦來僅五月且未收
納竟產一子子將溺矣君能拯之否余曰易耳須與
商晤言之魏卽拉余至商處見商滿面羞慚余詢呂
祖祈嗣方試用過否商曰已久矣余曰然則君何不
明之甚也旣易云无思无爲不動遂通安待納而勞
君之思之爲動而始通哉商乃釋然無疑實則妾乃
嫖毒之流亞耳

雅量

今之善飲者人必稱之曰雅量不知雅者酒器也一

作盃本諸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有能飲此三器不醉始曰有雅量考漢斗衡較諸今世不過十分之四伯仲季三雅折算僅得七升二合今衡之五六觔常人酒量三觔已够余少壯時頗喜狂飲得醉三次皆十餘觔也後受先府君命戒祇許三爵至今偶遇佳釀雖三雅亦不敢辭惜佳釀極不易得而督郵隨在相逢令人唾之不暇猶敢與之較量耶

仙移舫

郡中施上舍嘗言其族叔某諸生構一書室精潔幽靜顏之曰仙移舫於同治初年暮春時忽一夕夢一老翁鬚髮皤然舉止閑雅持來叩假書室暫爲寄棲期以三月卽去并言卽日搬來幸毋遲誤某醒而異之然不以爲懷明日有事出門至暮歸家其妻白以日閒某親串遣使送來行聘喜餽茶餅等物欲擎出示而室中遍索不見某以爲被人竊去而罷至卧登牀而衾中似覺有物啟視之則送來之物盡在衾中遂笑謂其妻曰汝何戲爲妻極疑云未曾爲睡至夜

半某忽驚呼其妻曰速起速起不期做出小孩子事
被褥盡溼矣妻起料理覓火燭之而被褥如故竝無
溼處某訝甚復卧未幾忽又驚醒溼冷侵肌再起燭
之仍無痕蹟某乃恍然曰爲昨宵夢中事發乎卽向
空拱手曰敬領教待旦冀除書室卽局鑰不許人出
入至三月後啟戶檢點器皿而案上多一簞餅餅中
插白蓮花兩朵餅致頗古餅几下壓一荔紅雲鳳箋
箋上寫詩兩句云此花摘向瑤池裏不避紅塵贈與
君蓮經數月而謝瓶與詩至今尙在咸以爲狐仙焉

嗜食

南食嗜鹽北食嗜酸西食嗜辛四藝及村落人食嗜
甘中州及城市人食嗜淡五味中惟苦而嗜者絕少
厯朝嗜味之最奇者劉邕嗜瘡痂明僧泐潭嗜糞中
芝麻宦者秦力强嗜胎衣駙馬都尉趙輝嗜女人月
水祭酒劉俊嗜蚓近今大谷霍鳴高太守嗜蜈蚣金
陵名妓任素琴嗜虎蜃

數學藏金

青浦熊蘇林主事其光嘗與余言某邑有馬叟橋精

數學雖隔數十年後事歷歷洞達絲毫不爽者家頗饒於財而其子不肖好狹邪游擄蒲博弈無一不喜叟亦不禁友或諷其訓斥叟曰前定數也不可強爲叟至病革時喚子牀前曰汝之行爲尙未能悛勢必家產蕩盡不至售屋不止惟屋可售而屋之後門一小椽斷不可售如售則汝永無好日子矣其子默無一語跪於牀前唯叩首而已叟又曰汝之半生所爲亦數耳柰此後猶難挽此狂瀾也須記某年月日某時切勿出門小屋中必有一客避雨而來汝需叩問

其活命重振之計客能語汝汝猶可爲也言罷溘然而逝是後子果荒蕩如舊不數年變產售屋猛省父有遺訓小屋不可售僅畱小屋低窪將傾隻身栖遲僅蔽風雨口食時常不周惟思父命客來之日以冀重振忽忽屆期矣忍餓困守小屋是日天氣晴明至卓午屋漏隙中猶是日光射眼中心疑慮父之遺命此番若爽填溝壑矣忽隱隱聞雷聲俄頃聞下雨如注正電光閃爍霹靂驚心之際忽突入一人襖鞋布襪口言叨借躲雨片刻屋中坐器僅存一杌卽請來

人坐定便倒身下拜不止磕頭如搗蒜狀其人急起
驚問曰何爲若此于是備述父之臨死遺命云云且
曰小人之眼已將望穿矣至今日貴客果得下降必
有教示得延殘喘實屬再造客乃喟然曰嗟乎尊翁
之術精妙極矣屈指其時我年尙在成童已逆知我
亦能辨識此學矣卽指小屋西隅之下云有黃金百
兩白金百斤藏在甕中黃白中又有一木牌刻某年
月日藏某年月日發君其發之自此後君當重振家
聲也勉旃勉旃言畢陣雨已過遂辭去焉卽闔扉試

發一如所言竟痛改前非服賈謀利不三載大屋贖歸買妾生子依然望族焉余曰馬叟學固精矣苟將當時所藏之金散而爲世之有益事其子或不致剝極而復人定勝天叟能知數而不能不縛於數之常理也叟豈非被數愚之哉蘇翁亦以爲然

蜨幻

霜豔渠窮鄉也在甫里之西五六里許有張姓農老幼六七口衣食纍給之家一日村中牧豎見一蜨蜨灰黃色大如蒲筴踟躕於阡陌之間豎執竿欲撲追

逐之蜨飛入村中泊於張姓板扉之上豎跡之來捕
將著手而倏化爲蟹遂橫行甚速逃入室中入室更
捕將獲而又化爲狸焉露齒欲嚙兇惡可怖霎時閒
杳不知其所之矣不一月張姓一門相繼而斃惟一
豚養婦最後死死之前出就鄰醫故得詳細惟牧豎
竟無恙焉烏乎光天化日之下忽生此怪異豈非妖
魅之得以猖獗由於陽剛不振歟時同治十三年秋
八月也

柔些

柔些查伊璜先生姬人也色藝竝冠當時後汪蛟門
製春風裊娜一曲以贈毛西河亦有獨有柔些頻顧
影倩人不欲近闌干之句若令先生知之自當依韻
酬之又有兩僮名雲些月些有人乞先生書法繪事
縑素堆積兩僮悉能記誦更有一小婢名娟些善伺
先生之意後年及笄適陳犀香秀才先生之書畫近
已罕有而其姬人亦能六法余有一幀絹本畫絲爪
花幾朵絡緯嬾一隻雅秀工緻令人可愛今尙無恙
惟無款識僅有柔些篆文一小硃印而已

眼窠骨

西洋有一霸主蠶食鄰國戰殺頻仍嘗攻印度師次極樂園園主獻一寶匣王命啟視乃一枯骨怒甚擲之園主拾骨而進曰此物雖賤實奇寶也王如不信請以黃金較兌試之王從其言命取天平較兌其骨骨果偏重壘以多金骨故不改王驚異問故園主對曰此乃貪人之眼窠骨也骨形雖小貪欲無厭故金銀愈多其骨愈重遂取土一撮糝於骨上骨頓輕減王大悟卽罷兵歸凡人堆金積玉貪得無厭歸土之

日亦作如是觀耳

二老歌

同門江弢叔貳尹湜謂余曰浙江己未科有中式二
老俱在全椒僻慰農太守時兩房中一王生泰東年
八十三一周生敘倫年六十四闡後謁座師師作二
老歌以紀之其歌云人皆種桃李我獨植松柏堂上
星使各大笑道我掄才有老癖周生王生前後來頭
髭鬚髮皆似雪兩生相見各悚然周先向王展門閤
王生亦引周生年謂與次男同歲月周生秋賦始戊

寅我適懸弧十月節師未出世弟應舉何怪孫山屢
顛越王生掀髯發微笑聞語似怪先生譎自言降誕
更遙遙屈指乾隆正中葉藝林傳播各稱快 恩榜
最宜擢黃髮況有文章中試官二生文主司激梨棗
賞俱刊入闡墨
煌煌名不滅人生富貴若草露五福終推壽第一先
生不受束脩羊翻要私傳延壽訣

四老詩

弢叔又云薛慰翁曾戲作四老七律四首頗屬佳妙
爲余背誦一過今猶略記數聯如老娼云鳳宿雞棲

疑隔世鶯捎蝶戀笑韶年老優云草頭富貴經傳舍
花面逢迎倦宦游老隸云衙官喜怒隨時覺幕府關
防有徑尋老卒云向陽古戍常捫蝨棄甲荒營獨理
髭

宣德鑪

大明宣德鑪世之爭尙者久矣以宣德時內佛殿火
金銀銅像融而爲一遂命鑄鑪凡銅煉六火則露寶
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鋼鐵爲篩格以赤
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條下者爲鑪存格上者製他

器此宣鑪之質也鑪式略仿宋資其上者曰百摺彝
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鰓耳曰蚰蜒耳曰薰冠曰
象鼻曰石柳足曰橘囊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員鼎下
者曰索耳分襠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鬲曰雞腳扁
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腳曰漏空桶曰竹節其
款陰印陽文眞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款者
最爲難得此宣鑪之式也宣鑪妙處無色熱火久則
假色外炫眞色內融燦爛善變嫩如哀梨入口卽化
凝如魚凍呵氣卽消須有此種光景方爲上乘又有

製時空罇以赤金衝滿之者名衝眼得火則金色盡顯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人候既到卽久不著火納諸汗泥中拭而色如故如是則爲眞宣鑪假者雖火養數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燒斑尙沿永樂鑪舊製中年用番鹵浸擦熏洗易爲茶蠟亦閒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著色更澹矣色凡九曰栗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曰渥赭曰紫泥曰雅丹曰赤兎而藏經紙色爲第一又有所謂雞皮紋者覆手起栗迹如雞皮而撫之實無有又

有所謂燭淚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爲湧
祥雲在口下爲覆祥雲又有所謂象物影者偶爾觸
目光耀中或有樓臺或有禽鳥飛舞或有人物等影
卽而審眎泯無一物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
鑪之色也然此物爲世所珍頗多贗者余雅不愛此
憶家傳有大小宣鑪不下二三十口豈盡真而無一
贗者自經赭寇後盡行散失於近年先後連得兩口
俱與恆鑪有異一無耳有足款文大明宣德年製陰
印陽文有雲雷文邊色所謂栗殼者燒炭鑿火較久

他鑪兩三箇時刻一獅耳無足較大於栗殼款文大明宣德五年監督工部官臣吳邦佐製得火後有金光大如錢小如豆隱隱顯出卽所謂藏經紙色者又疑是衝眼頗重見者無不稱悅余以先府君素有此癖不期遭亂盡失至捐館時猶耿耿於懷當日無獲以慰爲憾噫今雖購得供諸木主前如畱傳於後不遑問也而此時在天之靈其能稍慰乎

風蘭

弢叔從福州徐樹人制軍幕中歸來遣人攜一竹筐

見贈啟眎之但覺根葉蒙茸根則似蘭非蘭葉甚短
勁僅長一二寸許有類瓦松正在審眎之際弢叔來
齋云是風蘭也產於溫台陰谷中根懸崖壁不受土
氣者卽指齋之北檐令僮倒懸之并云忌見太陽須
時時噴水其花香勝歐蕙多多耳當時余不敢信姑
試之每遇風燥之日命僮解下水浸半晌而仍懸之
至春末夏初果開花甚小色白香氣溢於四鄰後至
粵匪犯里全家避居滬上倉皇危迫無暇計及此花
迨恢復後返來惜已焦萎零落殆盡而牆根之下薺

葵荆棘中蘭茁醜蕃想以書齋久閉頗得空谷無人
之趣而此品則不然耳駿叔伏敵堂詩有詠風蘭云
終緣出山誤物性乖其常信然

鏡聽

鏡聽每於除夕懷鏡出門聽人言以卜吉凶始於唐
代唐人有詩曰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
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至今吾吳猶好
爲此事元和王曼生孝廉植心切功名欲決來科售
與否於是大除夜懷鏡出門應向西北走不數武即

聽人語曰中是中的只怕要死聞之喜懼參半來年
丁卯科果領鄉薦入京覆試一病而卒然鏡聽時何
故云云蓋路人所言之中乃種也以臘時遷種樹木
一人問及卽答所云由此觀之凡事莫不幾之先見
者人特未之試耳

名利輕重

世多名利竝稱不知名須看得極重利須看得極輕
名重則自知好修利輕則自能尙義卽有近名之念
而其中凡怕淫匪彘之事自不敢爲王文貞公詩云

非緣古道多妨俗自是今人不好名亦是此意若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稱字當讀作去聲與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同義蓋聖賢祇教人爲己不教求名也

黑心花

壬戌之春不時雷雨一日友人拉飲於鬼子場酒樓忽雷聲頗厲樓上窗櫺震動隔座有一商人言此雷聲殊害蠶豆不實矣友聞之卽詢余蠶豆何以畏雷之故商側耳竊聽余尋思良久乃戲問曰蠶豆花何

色友曰外白中黑余曰人心若黑必遭雷殛然則此
花心黑安得不畏雷乎座者聞之俱解頤首肯

題趙子昂畫詩

趙子昂畫竹真蹟世甚珍之浙中有人家藏折枝一
幅出丐張白齋題詠張遂書一絕云先生畫竹滿人
閒畫竹爭如畫節難狼藉一枝湖水上與人堪作釣
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事者得子昂茗谿
圖一幅索沈石田題云錦衣公子玉堂仙寫出茗谿
類輞川兩岸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

齋同出一意余在滬上偶過梅伯姚君寓齋適值有
一洋商令人持子昂桃源圖一幅并出朱提數笏爲
潤筆乞題詞梅伯展軸握管疾書二十八字云洞口
桃花一色栽避秦人自早安排當初若昧此閒樂爭
及山中雞犬來余笑曰先生之詩堪與張白齋沈石
田竝稱絕調然微嫌太露似乏蘊藉梅伯然之後讀
大梅山房集中竟無此詩殆以余言而刪之歟

鼻衄方

千瓣石榴花燒灰存性以酒調之塞鼻中其血立止

屢試屢驗如倉卒聞鼻衄不止有一法百發百中用
福眞酒三四觔如無陳煑酒亦可燉溫傾盆中以兩
足浸於酒內其血頓時可止

木龍

鼓山靈源庵後有石刻楷書二十字云宋淳祐木龍
春仲望後一日待鶴山韓準登劣巔峯曾於郡中見
墨榻一紙筆力適勁案木龍二字甚新後詢顧滌盦
師云當卽甲辰歲也

清和月

門人謝繼康每四月見人寫清和二字輒爲不然想必泥於沈歸愚之說詩晬語所云矣余因略舉前人之句摘示以釋其固如何遜詩云麥氣始清和謝朓詩云麥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實清和江總詩云清和孟夏肇庾信謝趙王新詩啟云首夏清和白居易詩云孟夏清和月卽此幾人未始不以四月爲清和也

舍利子

釋氏寶藏舍利子於玻璃匣中每有檀越欲觀必先佈施始肯請出示人窺看則其色不一定隨人吉凶

而具滌盥師之婁東姬人初次見得紅黃色僧人稱
賀云府上將有喜事是年別院少姬果育一雛越四
五載又以進香求見而變成黑色甚晦歸不三月一
病而卒諸生張景度吳門才士也性極孤高睥睨一
世亦因一日見舍利子黑白色僧云恐不利於秀才
也遂祝髮棄儒爲僧改僧名曰祖觀號曰覺阿口不
誦經懺依然賦詩書畫畫寫墨梅書法倪迂繡宦樂
與之游後因避囂築淨室於西山名曰五百梅花寺
余曾造訪適吟就秋日漫興七律一首卽以示余其

詩云烏柏經霜照眼明
缸月雲起雨初晴
棲鴉翻樹夕陽動寒鷺
下田秋水清
瓦鉢烹蔬禪悅味
茅簷鶻穀太平聲
隔離聽得鄰翁語
海上和戎正罷兵
後與友人鄧尉探梅
便道再訪將摺簔一
柄丐其法書遂對客
揮毫錄其近作七絕
一首云蒔花聊破睡
工夫七尺烏鋤手自
扶不會著棋會擔糞
差強一事勝林逋
余曰上人自具到彥
之本領何必逃入方
外莫非和戎偃武
聖朝無復事乎覺阿
笑而不答余乃喟然
曰如上人之學問當
初猶爲舍利子所愚
弄然遁

於空門者絕等天分人居多噫

考僧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明以入股取士貽害已不淺矣而於釋子亦欲以時文錮其志則在上者先自愚極矣然今之禪門僧鸞舌高聲經文無一語可聽者其實則一字不識隨眾附和比比皆然儻有司奏請將僧一一考校之如遇目無丁字者勒令

還俗豈不爽快哉

小畫眉

昔京師有善作口伎者能爲百禽之語其效畫眉尤酷似故人皆以畫眉楊呼之其徒姓郎有青出於藍之譽人名之曰小畫眉余嘗避寇於如皋一再見之其作鸚鵡呼茶聲宛如嬌女窺窗年少聞之莫不心宕神移魂飛魄越又作鸞鳳音翱翔天際戛戛和鳴令人心氣和平至於午夜寒雞荒郊喔喔恍覺旅征早起無限淒涼如孤牀蟋蟀籬落秋蟲嬾婦驚心愁

人助歎一日忽作子規聲幽怨難名迴腸欲裂在座
潘鈞坡孝廉緯徐子清太守涇生俱觸鄉思因之墮
淚不能終聽亦可知其伎之神矣

佳麗井

佳麗井有三一在白州一在容州一在吾郡綠珠產
於白州姓梁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珍珠三斛致之
善吹簫傳其弟子朱偉後入宋明帝宮梁氏爲白州
望族立祠春秋祭之簫譜猶存井在雙角山下有七
孔汲此井者誕必佳麗自有綠珠遂名爲綠珠井死

後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女雖佳麗必損一竅焉容
州則有楊妃井在雲淩里妃姓楊名玉奴別字玉環
號太真母葉氏常汲此井之水甘冽而有香氣飲之
美姿容下多香草遂懷孕十二月而生妃都督步署
楊康求爲已女後楊元琰爲長史以勢求之攜至京
師選入壽邸焉時年十四明皇召見入宮時賜西王
母服色少陵詩云西望瑤池降王母殆以此譏歟吾
郡一井則在甫里之西七八里青邱浦村中元季鑿
成此井井旁居民左高右邗兩姓無日不飲此水高

爍有光頭有兩小角伸縮如蝸髮而掬之歸置金魚
盎中其物平伏不動舊蓄金魚十數頭皆浮傍四邊
似畏而不敢近數日天復雷雨盎面潏然若雲有霧
騰起少頃雨住忽霹靂一聲見青紅光一條自盎中
陡出直上雲際而東南方霽處現一虹其長亘天青
紅交煥始悟其物爲虹也余避寇主其家見金魚盎
狗在庭中焉

生壙詩

九世祖遇仙公當崇禎之末盜寇四起郡中時聞風

鶴之警於是遂買舟爲浮宅往來吳淞江上又卜置一地預營生壙在甫里之南五六里許村名菰葭田後八世七世祖皆祔於昭穆焉寒族春秋今仍輪當祭掃相傳遇仙公夫婦死節賴僕婦合葬之後不數月墳之旁挺生一梓樹欣然長大矣葉皆白色狀如牛尾有識者曰此名旄頭也坐是遠近村氓咸謂爲許旄墳至今人猶稱之墳前一帶田畝至高祖重值購之欲築丙舍以鄰村惑風水之說不果焉此田今尙列祭壙產中余髫齡時先大父暇輒呼起至膝

雕談初筆卷二

三

遯叟手校本

前云遇仙公有生壙詩兩首小子識之母忘家乘中
未曾載入他日汝能筆之傳後否勉旃起謹敬不敢
忘一字也詩曰敢說生來不遇辰聖朝本是太平人
自憐筋骨堅逾鐵一著青衫肯染塵其二曰雪後飛
鴻寄爪痕暫時飄泊度朝昏安排七尺藏餘魄報答
君王不盡恩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二終